

西方文艺理论译丛

美学史

[美]凯·埃·吉尔伯特 著
[联邦德国]赫·库恩

下 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XIFANG WENYI
LILUN YICONG

西方文艺理论译丛

B83-09
88-18
2

095778

美学史

[美]凯·埃·吉尔伯特 著
[联邦德国]赫·库恩

夏乾丰 译



下 卷



S018597F

上海译文出版社

K. E. Gilbert, H. Kuhn
A HISTORY OF ESTHETICS

本书根据美国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译出

美 学 史 (上、下卷)

〔美〕凯瑟琳·埃弗雷特·吉尔伯特 著
〔联邦德国〕赫尔穆特·库恩 著
夏乾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7 插页 6 字数 636,000

1989 年 10 月第 1 版 198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册

ISBN7-5327-0381-9/I·183

平装定价：10.15 元

第十一章

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康德、 歌德、洪保德和席勒

康德的美学学说有多少独创性？

“在美学方面，康德说出了第一句合理的话。”^①黑格尔所表述的关于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在美学史上所起重要作用的这种观点，只不过是谢林这方面观点的一种简要说明。谢林曾希望，“一切发展之母——时间”，最终定会使“康德在他不朽著作中所播下的……那些伟大发现的种子”^②逐渐成熟起来。

但是，后来，既怀疑康德各种伟大发现的首要地位，又怀疑康德各种伟大发现的显著合理性，却变成了时髦的事情。康德的各种实际用语和他的某些概念，多数是他之前的美学家预先使用过的，要揭示出这一点是不困难的。由于有关康德美学理论完全缺乏独创性的证据日益增多，于是不少著作者便逐渐把在美学方面说出“第一句合理的话”的荣称，返归于哈奇森、艾迪生、鲍姆嘉通、维科或缪越陀里。近代一位著作者写道：“如果一些吹毛求疵的人认为，康德不是使休谟的认识论系统化，而是泯灭了它，那末这里就隐藏着一个更深刻的真理：康德关于美的哲学，除了它的体系形式之外，几乎各个方面都要归功于英国的著

DA 06128

作者们。”^③ 这位著作者还写道：“在康德美学中，有少数独创性的观点，”“他使前八十年英国出现的各种学说的差异性和对立性系统化并固定下来，但是，如果夸大这一点，就会陷入荒谬绝伦的境地。”^④

我们可以实在地一一考查康德所论述过的大部分论题，并把他的一些陈述同其他人的一些陈述相比较。比如，康德认为，想象力在人们精神的其它两种基本能力——知解力和理性——之间起中介作用。在此之前卡迈斯^⑤ 就曾说过，“文艺批评学，即艺术理论，是联系情感和理性的媒介。”艾迪生也曾说过：我们借想象力所取得的快感，既不象借助理解力取得的快感那样高雅，亦不象借助感觉取得的快感那样粗糙。^⑥ 意大利奇特的文艺批评家缪越陀里，曾集中研究过审美想象力通常作为理解力与想象力的和谐统一体而存在的意义。^⑦

另外，康德非常强调美感不涉及利害关系，不是欲念的满足。这种强调在舍夫茨别利，哈奇森和卡迈斯的著作中是很平常的事情。而康德关于鉴赏判断的直接性和非理智性的学说，在这些人的著作中亦是不足为奇的。卡迈斯曾说过，鉴赏只有一条法则，就是它的主观性法则，因此，即使人们不会对鉴赏持有异议，但毕竟存在着好的和坏的两种鉴赏。康德几乎重复运用了这些话。康德对“纯粹美” (pure beauty) 与“相对美” (rela-

-
- ① 《黑格尔全集》，二十五卷集，1927 年始的斯图加特版，卷十九，第 601 页。
《哲学史》，卷三，第三册。
- ② 弗里茨·马蒂(Fritz Marti) 教授欣然借给了谢林的著作《教条主义与文艺批评》英译文的原称。
- ③ 《一元论者》(The Monist)，第三十五卷，1935 年芝加哥公开出版发行公司版，卡里特《康德美的哲学在英国的由来及影响》，第 315 页，323 页。
- ④ 荒谬绝伦的境地：原文为拉丁文 *reductio ad absurdum*。——译者
- ⑤ 卡迈斯：见本书第 306 页注 5。——译者
- ⑥ 艾迪生：《旁观者》，八卷集，1898 年伦敦版，卷六，第 57 页。
- ⑦ 卡里特：《美的哲学》，第 63 页。

tive beauty)、“内在美”(intrinsic beauty)与“外在美”(extrinsic beauty)所作的区分,这是他可以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即他只要把当时英国任何一位理论家——如舍茨茨别利、贝克莱、卡迈斯、休谟或艾迪生——对此的论述搬到自己的著作中来就行了。

康德对崇高的论述,显然是对艾迪生的模仿。艾迪生曾说过:“无论什么也没有比逐渐扩展自身,并依次把人体与地球、太阳、太阳系和宇宙相比较,最能满足我们的想象了。”^① 康德运用同样的递升级数,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康德完全运用了卡迈斯这样的说法: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和埃及的金字塔(The Pyramids)是崇高的实例,尽管这种把艺术品作为崇高的典型的说法同康德关于只有自然是崇高的主张是对立的。康德关于崇高的整个理论是在伯克的影响下出现的。伯克在描述我们对崇高事物的感受时,曾谈到过“我们的心理状况,总是有些恐惧,似乎心中的一切活动都悬在空中”。^② 在康德的著作中,这种关于崇高的观念,以顷刻间抑制我们活力的形式呈现出来。

康德除了应该把上述这些零零碎碎的方面归功于美学中的心理学派(主要是英国的美学著作者)之外,还应该把他对理性主义方法的通晓归功于鲍姆嘉通。康德把鲍姆嘉通的形而上学当作自己的一种教本。康德费尽心思所讨论的,正是鲍姆嘉通的美学理论中反复出现的“混乱的认识”(confused knowledge)^③和“完善”这些概念。

康德美学体系的新奇性

人们注意到康德向他之前的理论家借的这些债,不是为了

① 艾迪生:《旁观者》,第420页。

② 伯克:《哲学探究》,第二部分,第1节。

③ “混乱的认识”:即对事物状态的笼统而未经分析的认识。——译者

向他算旧账，而是为了指出他的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康德美学理论中的主要东西，不是他向别人借的债，而是他的独创性。我们刚刚引用了这样一种说法：除了“体系形式”之外，康德几乎没有给前人的著作增加任何东西。然而，持这种看法的作者没有注意到，这是怎样一种体系形式！人们可以用一种多少有点戏剧夸张的语调说道，“康德”和“体系”是可以互相交换的两个词，可以说，倘若在这一点上不承认他的独创性，则是全部不承认他的独创性。康德美学体系的出现，这是从根本上震撼世界的事件。因为这一体系证明了，美感如果在道德、逻辑和现实方面保持着它唯一而独特的性质，那它就好比物理学更有多多样性和哲理性。尤其因为，康德在最初积极证明物理学的必要前提时，就努力证明鉴赏的哲理前提，尽管他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康德的这种努力，包括他以前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旨在圆满地完成他的整个的智力体系。

对前人方法的否决

关于康德在美学方面所取得成就的意义，我们只能先说到这儿。要说明康德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取得这种成就的，那是很困难的。因为，康德的那种论证，是在理智最稀薄的空气中进行的，就是说，他的论证借助了最脆弱的媒介——抽象的概念。康德毕生试图比任何一位前辈都出色地确立数学、物理学、伦理学以及宗教在人类知识总体中的正当地位，到了晚年，他才试图确立我们的美感在人类知识总体中的正当地位，而且他发现，人的这种能力最为奇巧，最难捉摸，最难为人们所理解。

在《判断力批判》的第一篇序言里，他指出了往昔美学著作者研究鉴赏的那些方法似乎使他不满意的原因。他既明确地批评了心理派美学家（如伯克和艾迪生）的研究方法，亦明确地批

评了鲍姆嘉通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这两方都没有很好地考虑美感(aesthetic experience)独有的特征，这两方亦都没有把鉴赏建筑在经得起考查的哲学上。

把鉴赏变成一种关于完善的“混乱认识”的那些美学理论家们，如鲍姆嘉通等，他们并没有接触到美学的本质。因为，仅仅就我们认识的混乱性这一事实，还不能说明我们的认识与愉悦形式的关系。“事实上，只有少数人，其中包括部分哲学家，对于什么东西是正确的才有一种明晰的概念。”^①认识的明晰性与认识的混乱性的区别，仅仅表现在量上，而且，认识的明晰性仅仅是人们注意力集中的某种结果。因此，把立足点放在这种量的尺度上，便不能确定判断的突出特征。另外，完善同美学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完善可以意味着：(a)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完备性；然而，事实上，一种圆满的事物并不能表示它是美的。(b)一种事物实现了一种目的；然而，目的的实现同美无需发生任何联系。由此看来，鲍姆嘉通美学论述的所有方面，均与这种观点(即完善与美学毫无共同之处——译者)相背离。^②

美学上的心理派别的处境也不佳(意指同样受到康德的批判——译者)。康德说，鉴赏判断(judgment of taste)本身就建筑在广泛而又扎实的基础上。但是，任何从心理学的角度对鉴赏的起源所作的解释，都不能说明或证明这种说法。“审美反思判断(esthetic judgment of reflection)^③……鉴赏判断……既不表示人们正在怎样判断，亦不表示人们应该怎样判断。前

① 《康德选集》，卡西雷(Cassirer)编，十一卷集，1922年柏林版，卷五，第207页。引自卡伯(Kabir)《哲学纲要》，1935年加尔各答大学出版社版，第47页。

② 同上书，卷五，第296—298页。引自伯纳德(Bernard)《康德的判断力批判》，1892年伦敦版，第77—80页。

③ 审美反思判断：就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所讲的判断力，即审美和审美的这两种判断力。——译者

一种审美方式(即审美反思判断——译者)表示,人们需用经验心理学(empirical psychology)加以说明,而后一种审美方式(鉴赏判断——译者)则表示,人们本身有一种‘先验’(a priori)的要素。”^①康德说:“要是从每个人都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判断这种基本事实中推导出……他应该如此进行判断”,这“显然是荒唐的事情”。心理学在某些方面对美学是有用的。心理学可以考查:“在一定的地点和社会条件下,为什么审美判断不够发展”,而“由于什么原因,它(指审美判断。——译者)又能发展成过分的东西”。康德指出,有许多冒牌的心理学者,他们胡编乱造许多理由,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他们自称知道怎样去说明戏剧、诗歌和自然物体所引起的人们的每一种感情和心理活动。他们把他们这种智力游戏称为哲学。”^②在谈及伯克的短论《论美和崇高》(Essay on the Beautiful and the Sublime)时,康德说道,这一著作的目的显然是仅仅讲述和罗列各种材料,对于如何理解这些材料则毫无要求,而这正是心理学所能做到的一切。因为,“要使经验心理学跨入哲学的行列,这几乎是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的。”^③在伯克的美学观点中,存在着一个矛盾,即指出美感的经验起源与达到美感的目的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倘若你能够指出美感产生的经验性,那你就因此能够排除判断的必要性。“各种反思判断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否则,它们就会完全局限于关于它们起源的各种经验主义的原理中,并因此会扑灭它们对普遍意义的追求。”^④康德绝不会象哈奇森和卡迈斯那样,在人的感官——外在感官与内在感官——瞬息间的活动中以及在

① 《康德选集》,卡西雷编,十一卷集,卷五,第219页,引自卡伯《哲学纲要》,第65—66页。

② 同上书,第218页,引自卡伯上述著作第64—65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221页,引自卡伯上述著作第70页。

人体的结构中，去发掘任何一种令人可信的必然性。对康德来说，这种必然性似乎没有什么真正的约束力。康德所需要的是——一种“先验”条件，而这种条件哈奇森和卡迈斯则不需要。

为了理解康德富于哲理性的美学所依赖的那种体系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从两方面研究它。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康德心目中的体系是什么，而不管它如何起作用；因为，康德雄心勃勃地努力借助某种无可辩驳的逻辑学来证明他的美学论述，犹如他坚信正是他在科学和道德问题中发现了这种逻辑学一样。其次，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学对体系的要求比其它科学都更为严格。因为他发觉，完成了美学体系，就是确立了各种体系的体系。——这是他在近风烛残年之际，当美学中的这个问题在他心中已酝酿成熟的时候所发觉到的。

确立美学体系有可能吗？

一七六九年，在康德写作《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时，他怀疑美学能够形成象他当时所确立的认识论那样坚实的体系。他写道，鲍姆嘉通试图把鉴赏建筑在理性上，这是毫无希望的，因为鉴赏总是经验性的。^① 因此，在他思想发展的这一时期，他曾欣然同意伯克这样的观点：我们有一种鉴赏标准，这标准不是别的，正是许多人在诗歌和绘画问题上的真正一致。按照康德对“体系”这一术语的严格运用，这种实际上的一致，还不存在什么体系。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1787年)中，康德修正了他对鲍姆嘉通那种尝试（即试图把鉴赏建筑在理性上。——译者）的证明，并说道，鉴赏“就其主要来源来说”是经验

① 《康德选集》，卷三，第56页；《纯粹理性批判》，斯密斯(N. K. Smith)英译，1933年伦敦版，第66页的注解。

性的。^①同年，在给他的朋友莱因霍尔德^②的信中，康德写道：由于他发现了一门充满“先验”要素的新知识，因此他的“批判”的一般图式便在脑海中最终确立起来了。他说，这门新知识就是美学；并说道，他现在不准备把美学建筑在鲍姆嘉通所理解的理性上，而准备把它建筑在唯有他能够理解的“先验”的要素上。^③

给莱因霍尔德的这封信过了三年之后，即在一七九〇年，康德发表了他的《判断力批判》。在这部著作中，确实存在这一种体系——一种推理的图式。这一体系，使康德这一著作中的独特观点，完全不同于追求洛克单调的历史方法的那些短论，宛如有天壤之别。而那些短论却曾是他早期那一平凡著作《简论崇高和美的感情》(Observations on the Feeling of 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 1764)的范本。

康德先验论的方法与他最早的两部《批判》

康德不仅运用于其他领域，而且也合理合法地运用于美学并最终变得令人信服的那种方法是什么呢？康德的所谓先验论方法(transcendental method)——他的理论体系的标志，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折衷主义(eclecticism)的方法。这就是说，康德努力把洛克学派中有价值的成分同理性主义者的基本原理囊括在一起。洛克学派强调感官知觉的重要性，强调现实世界的经验的重要性，同时又断言：人最初的心理犹如一张白纸，由经过各种感官渠道而产生的印象来填写。而理性主义者们主要关心

① 同前。

② 莱因霍尔德(Karl Leonhard Reinhold, 1758—1823)：德国哲学家，教授。——译者

③ 《康德选集》，卷九，第345页；参见凯尔德(Caird)的《康德的批判哲学》，二卷集，1909年格拉斯普版，卷二，第376—377页。

的则是，知识，不管它是怎样出现的，均应该是可靠的，可论证的，否则它就不配称作知识。但是，实际上，康德的方法，与其说是折衷主义的，毋宁说是“和平主义”的(irenic)。他不是简单地承认上述两方面的合理成分，并把它们机械地包扎在一种模糊学说的机体中，而是努力在两种学派的差异性的背后找出一个共同的领域——一个尚未被认识的王国，从而为持久的智力和平开辟一条道路。康德甚至说过，感性经验赋予知识以内容(这种观点来自洛克)，理性赋予知识以形式，即赋予知识以各种范畴和组合原则(这种观点来自莱布尼茨)。

然而，康德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在努力调解上述两种观点时，康德探讨了新问题，炼造了新的研究方法，因此，可以这样恰当地说，康德没有什么东西可归功于那两个互相抗争的学派，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他自己。他所探求的，与其说是我们知识整体中的什么方面来自感性、什么方面来自理性，毋宁说是我们实际知识存在本身，事实上提供和证明了什么。我们运用几何学，亦运用物理学，无论什么人都会怀疑这些科学是实际的系统知识。康德问道，一般说来，我们这些知识实体为世界的本质、为我们的灵魂提供了什么？康德这一提问换言之即是：如果存在着某种东西(无论是科学、道德规范或美的世界)，那末促使我们承认它完全能够存在的那些必要前提是什么？

为了寻求知识的那些基本前提而回到一种复杂的分析时，康德首先证明了时间和地点——作为我们感官有规则地进行观测的必要条件——的先验性，其次，他证明了因果关系——作为我们对经验事实所进行的一切科学认识的必要前提——的先验性；同时，他还证明了意识的功能统一——“我认为”，并不是心灵的主旨，而是我们一切认识的必要假定——的先验性。乔塞

亚·罗伊斯^①把康德所分离出的这些形式要素，称为与现实世界交往中的心智“健全”(sanity)。②如果，这些综合性的活动，或人们心智健全的这些表现，是我们可靠知识的必要条件，那末，康德定会认为，他有权把它们看做是“先验的”和必要的东西，而不只是象休谟那样把它们仅仅看做是通常的、自然的东西。

在探寻道德生活的必要条件时，康德运用了同样的先验论方法。康德认为，人的责任感(sense of duty)，即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那种动机^③，是指实现由责任感无条件地呈现出的那种意旨的自由，否则，这种责任感便是无意义的狂热的。但是，一位受良心驱使做事情的人，不是原因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他是使自身能够成其为自身的某种东西；他是自我立法的(self-legislative)。由于康德一方面认为，因果观念是科学知识领域中某种最为重要的形式要素，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类自由的利益否定那种因果关系(causation)是道德领域中某种最为重要的观念，因此，在康德第一部批判的最后部分，似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哲学王国中，知识和道德这两种领域严重脱节。

两个领域之间的桥梁

通过讨论康德前两部《批判》的方法上的特征，我们达到了两个目的。我们既看到了康德在其美学分析中所希望遵循的模式，又看到了他以前的分析最终要留给美学分析去解决的迫切问题。在《判断力批判》的第二篇和最后一篇序言中，康德明显地流露出了一种情绪，这就是要调和他早期的两种体系。他写

① 乔塞亚·罗伊斯(Josiah Royce, 1855—1916):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主要著作有《现代哲学精神》等。——译者

② 罗伊斯:《近代哲学精神》,1928年波士顿版,第128页。

③ 动机:原文为拉丁文 datum。——译者

道，“自然”(Nature, 这里指自然界的必然。——译者)和“自由”(Freedom, 这里指精神界的自由。——译者)被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分割开来。^① 要从一边通向另一边, 显然不可能; 它们俨如两种互相不可测知的领域。使这种分离绝对化之后, 康德就着手考虑在鸿沟两边架起一座桥梁, 来逐渐填平这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使这两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变成一块亲密无间的共同地带。但是, 他所做的这种连接工作是非常微妙的。这种连接只有在思想领域内才能有效。这就是他所说的: 道德应该影响现实世界。自由不应该是空洞的理想, 它应该是事实。因此, 我们若对自己的心智健全不完全丧失信心, 那就应该使道德世界所要求的东西与现实世界所能提供的东西之间呈现出一般的和谐。“因此, 应该使建筑在自然之上的超感觉的东西, 同自由这个概念实际上所包含的东西之间有一个统一的基础。”^② 他说, 在我们探索道德与我们现实世界的关系时, 这种统一的基础就只是我们无法思索的某种东西; 我们既不能清楚地察觉它, 亦不能科学地解释它。它应该存在着——这就是一切; 否则, 我们就会变成疯子。

但是, 我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康德能够把这两种不同的领域连结在一起吗? 由于他进行了一种彻底的分割活动, 因此他要为这两种领域赢得科学基础是异常困难的。康德能够把时间、地点和因果关系等要素的强制力量——一种“先验的”有效性和确实性——列入常识和科学诸领域中, 因为康德认为, 这些领域仅仅是现象。换言之, 人的组织能力, 人们所运用的物理学的图表和术语, 仅仅用于“显现”人的东西, 不必去考虑事物的本质问

① 《康德选集》, 卷五, 第 244 页; 转引自伯纳德上述著作, 第 12—13 页, 第二篇序言。

② 同上。

题。另一方面,道德法则的一些要求决不会运用于现实世界,因为,这些要求所反映的仅仅是理想,而不是现实。道德主义者所宣扬的是“应该”的东西,而不是已存在的东西。因此,康德论证的成功与否,似乎以他把自然界与自由世界(指精神世界。——译者)分割开来的程度为转移。然而,当他着手写作《判断力批判》时,他似乎相当矛盾地承认了自己必然要承担这一种责任:他的思想逻辑需要他分割开来的各个领域,需要他再合乎逻辑地把它们连接在一起。我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随着他美学理论的发展,他早期的各种学说崩溃了吗?显然,康德并不认为,他的《判断力批判》的论述,同他早期的各种理论发现之间存在着任何根本的矛盾。相反,他说过:“要批判地考查这个大厦[美学大厦]的根基,就应该预先研究不依赖经验的各种要素的至深处的基本功能,以免由于某一部位出故障而导致整个大厦可能出现的塌方、下沉,以至彻底崩溃。”^①

康德的确强调过,需要限制道德与科学的活动范围,以防止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保证它们之间的永久和平。同时,康德也的确强调过,道德与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但是,《判断力批判》(它的特殊使命就是作为勾通这条鸿沟的中介和桥梁)同康德早期观点之间的矛盾,并不象乍看来那样大量存在。甚至在讨论“纯粹理性”的第一部《批判》中,康德就曾萌发过一些建造“桥梁”的思想。康德认为,他这些思想萌芽,只有在写作第三部《批判》时,才能得到重视和加强,并体现在更明确的结论中。尽管康德必然要借助写作美学著作的机会来重新审查他的体系,但是,康德并没有放弃他早期的观点。他早期一些脆弱的、暗示性的、不够成熟的论题,后来成为他从事研究的主旨;在从前的空白处类比和均等呈现出来了,肯定的和积极的态度似乎取

^① 《康德选集》,卷五,第236—237页;引自伯纳德上述著作,第3页序言。

代了否定的和限制的态度。

如果我们细心地加以考查,就会看到,康德早期著作中的一些较次要的论题,为他的新《批判》(即《判断力批判》。——译者)做好了准备。这些较次要的论题主要是说明,要合理地运用《纯粹理性批判》后一部分中所讲到的那种“理念”。康德论证说,人们的智力,不能运用教条式的论断去证明任何因袭的“绝对之物”——如上帝、灵魂以及作为唯一“整体”的宇宙之存在。他断言,能够使这些至高无上的概念在我们的意识中逻辑地得到证明,并从而使物质世界与数学程序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能得到证明,这种方法,是不存在的。然而,“那些理念,虽然超越我们的理论认识能力,但它们并非多余。……在研究自然的过程中,它们引导我们按照完整性的原则去认识自然……并从而助长了把追求一切知识作为最终的目标。”^①“我可以用充分的根据相对地假定某种事物,但是我无权进行绝对的假定。”^②人们可以把康德的一系列观点释义为:虽然我们不能完全依据某种教条去判定上帝、灵魂或宇宙的存在——因为我的理解力有限,不得不一一点一点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匍匐而行,但是,我可以任意地运用自己正常和天生的能力进行假定:假定在现实世界之后隐藏着一种理性存在,假定自然界和我本身都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换句话说,虽然我不能“直接证明”(“ostensively”)“理念”,但是我可以“启发式”(“heuristically”)地运用“理念”;就是说,可以作为尝试,但不能作为定论。也就是说,我们临时运用的这些假定,虽然没有向我们揭示出现实世界任何实在的东西,但是却为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能够有所前进创造了有利条件。比如,

① 《康德选集》,卷五,第235—236页;引自伯纳德上述著作,第2页。

② 同上书,卷三,第461页;根据凯尔德《康德的批判哲学》卷二,第127页的引文,见《纯粹理性批判》。

我们可以假定，各种物体，“就它们的细节而论，不是无限的多样性，而是通过它们的一切差异性显示出一定的相似性和连续性，而这种相似性和连续性为使人们的智力能够掌握这些物体提供了可能。”辩证法告诉我们：“倘若有节制地运用理性，理性就会赋予我们某些研究原则，如综合性、具体性和连续性的原则。”^①把各种事物归类，假定各种形式的无限连续性，假定同一领域内一切事物的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等等，均可以有助于使自然易于为我们所理解。“各种特定的经验法则，不是孤立、割裂的，而是联系在一起的。”^②毫无疑问，利用超越我们视野的各种联系原则，这是一种智力冒险，但是，如果从实用的观点看，我们在入暮之际，努力按照这样的指导路线，使自己的经验条理化，这是完全合理的。只有运用这些原则，我们才能够取得超越我们知解力限度之外的各种进步。除了承认理性在实践中有必要运用完美的整体(complete wholes)之外，康德还认为，我们应该把绝对的“目的王国”(kingdom of ends, 我们习惯于认为它是道德存在)看作“自然王国”(kingdom of nature)的一种形态或相似物。

对原始形而上学结构的强硬外壳所做的这些试验性改革，成了康德新体系不可动摇的组成部分。关于和谐地考虑和规划完美的整体的这种假定，关于本体世界(noumenal world)与现象世界之间均衡和密切相似的这种假定，在《判断力批判》中显然是以新的形态出现的，并包含在新的术语中。但是，实际上，这是康德一些老观念的恢复和发展。这样说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所探求的是一个确定的领域——美学领域的形式原则，而

① 《康德选集》，卷五，第248—255页；凯尔德同上书，卷二，第381页；引自伯纳德上述著作，第16—26页，第四、五篇序言。

② 同上书，卷五，第252页；引自伯纳德上述著作，第22页，第五篇序言。